

屬靈爭戰的宣教範式

莫陳詠恩

在 1974 年的洛桑世界福音大會中，孔漢諾（Harold Kuhn）勾勒出靈恩運動從早期教會到 20 世紀的發展，指出運動對於普世教會增長的重要。¹ 大會後來發表《洛桑信約》，在 15 項大原則內包括了兩項宣告，就是屬靈爭戰的真實和聖靈在宣教佈道中不可或缺的地位，確立了屬靈爭戰這一課題在宣教學中的位置。² 1985 年，彼得韋拿（Peter Wagner，又譯彼得·魏格納）等人在美國富樂神學院開設「神蹟奇事與教會增長」一科，在宣教學界掀起了一番爭議。本文會就此課題作一個簡單的巡禮，看看爭議的內容和這課題對宣教學的影響。

（一）為甚麼要討論這一個課題？

討論教會使命，為甚麼要談到屬靈爭戰？這是近代的風氣潮流，還是長遠的基礎方向？以下我嘗試舉出五個不同原因，闡述這個課題的重要性。

1 Harold Kuhn, “The Central Thrust of the Charismatic Movement,” in *Let the Earth Hear His Voic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World Evangelization, Lausanne, Switzerland*, ed. J. D. Douglas (Minneapolis: World Wide, 1975), 1141–53.

2 Douglas, *Let the Earth Hear His Voice*, 3–9.

(一) 從教會的歷史傳統來看，神蹟奇事、治病趕鬼等事件是教會生活的一部分。達騰飛 (Andrew Daunton-Fear) 追溯 1 至 5 世紀的教會歷史，堅持趕鬼治病、方言異能等恩賜從沒有離開過古代的教會。³ 在中世紀，北歐的異族入侵，與歐洲的基督教相遇，當中也有不少屬靈爭戰的案例。至中世紀後期，社會上對巫師的打壓，其實是源自世俗的法庭和社區而不是教會。⁴ 啟蒙時期之後，歐美的新教教會漸漸減少了神蹟奇事的記載，不過趕鬼驅邪仍是天主教的傳統服侍。至 19 世紀初，有差會主張回歸至使徒的傳福音方法，讓宣教士在異邦使用基督所賦予早期教會趕鬼治病的權能。⁵ 20 世紀初的宣教學者艾樂倫 (Roland Allen) 亦批評當代宣教士過於著重人的理智，忽視聖靈的感動和能力。他倡議差會重新確認神蹟異能和先知講道的職事。⁶ 以上簡單的論述指出靈恩傳統其實在教會歷史上從未斷絕，今天的靈恩運動只是秉持二千年教會生活的一環，也是在福音的拓展上重要的一環。

(二) 近年教會的擴展，要數靈恩傳統的教會最為突出。據美國全國基督教協會統計，在 2009 年全美最大的新派教

3 Andrew Daunton-Fear, *Healing in the Early Church: The Church's Ministry of Healing and Exorcism from the First to the Fifth Century* (Milton Keynes, UK: Paternoster, 2009).

4 Oskar Skarsaune and Tormod Engelsen, "Possession and Exorcism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Deliver Us from Evil: An Uneasy Frontier in Christian Mission*, ed. A. Scott Moreau et al. (Monrovia, CA: World Vision, 2003), 65–87.

5 Gary B. McGee, "The Radical Strategy in Modern Mission: The Linkage of Paranormal Phenomena with Evangelism," in *The Holy Spirit and Mission Dynamics*, ed. C. Douglas McConnell, Evangelical Missiological Society Series, no. 5 (Pasadena: William Carey Library, 1997), 69–72.

6 Roland Allen, "The Spirit the Source and Test of New Forms of Missionary Activity," in *The Holy Spirit and Mission Dynamics*, 96–104.

會裏，只有五旬宗的教會顯示有信徒人數上的增長。⁷ 2006年英國信徒出席主日崇拜的數字，以天主教會為首，聖公會為次，五旬宗位居第三，循道會第四。⁸ 當中增長最為迅速的是五旬宗教會，按現時的趨勢，五旬宗教會在1980至2020年間，增長率將達25倍。⁹ 在拉丁美洲和非洲，五旬宗的迅速增長更是無法估計，而五旬宗與傳統福音派的分別是較為強調聖靈的能力和工作的，較重視屬靈的爭戰。

(三) 屬靈爭戰是現代福音派教會普世宣教的議題。1974年的《洛桑信約》申明了靈界爭戰是普世宣教的七大關注之一。2000年在肯亞內盧比舉行的諮詢會議，亦以屬靈爭戰作為大會主題，探討神蹟奇事在福音事工上的位置。在近代宣教學這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四) 前線宣教士的經歷告訴我們：靈界爭戰誠然是真實存在的。許多前線的宣教士在自己原生地可能從未遇過邪靈的纏繞，但在宣教工場上卻遇到鬼附、巫術、靈界鬥爭等問題。在福音未及的原始社會裏，到處充塞著精靈的膜拜，是鬼魔操控之地。面對這些處境，宣教士必須對聖經有關屬靈爭戰的教訓有清晰理解。前線宣教士有許多類似的故事，就好像在印尼宣教18年的費樂弼、費曼霞 (Robert and Martha Peterson) 夫婦，他們是海外基督使團的同工，在宣教工場上親眼見過邪靈的勢力，學懂了趕鬼治病的要訣，於是把他們的經歷和心得寫成《咆哮的獅子》一書。¹⁰ 薛洛瓊 (Joanne

7 在25個大宗派內，有五分之二的宗派沒有統計數字。詳細數字參 Eileen W. Lindner, ed., *Year Book of American and Canadian Churches, 2011* (New York: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USA, 2011)。

8 BBC News, Tuesday, 19 December 2006, 11:24 GMT, http://news.bbc.co.uk/2/hi/uk_news/6192785.stm.

9 <http://www.whychurch.org.uk/denomination.php>.

10 費樂弼、費曼霞：《咆哮的獅子》(香港：海外基督使團，1994)。

Shetler) 從美國跑到菲律賓北部的一個部落參與聖經翻譯的工作，一開始便要與邪靈交戰，後來改變了整個民族的信仰。¹¹ 戴理望 (Raymond Davis) 在非洲埃塞俄比亞開荒宣教期間，亦經歷無數神蹟奇事。他按著聖經的教導引領教會面對魔咒、戰亂和迫害，教會在火煉中被建立起來。¹² 以上的例子都說明屬靈爭戰是真實的，我們在研究宣教學時著實不能忽視這個環節的討論。

(五) 我們要面對民間宗教的世界觀，與持有這種世界觀的人對話。在普羅大眾當中，民間宗教有極大影響力。中國大陸雖然不承認民間信仰為合法的宗教，但民間宗教畢竟為渴望拯救的民眾提供多樣化的得救選擇。民間信仰根植於傳統文化，當中靈界與物質界同屬真實的世界，相互牽引，人生際遇與靈界運作息息相關，人必須有靈界的知識，以便趨吉避凶。民間宗教因此並非純粹是草莽之夫的迷信觀念，卻是大眾文化的一部分。在民間信仰的大氣候底下，福音也必然需要回應一般人對鬼神的恐懼、敬畏和依賴。這不只是一個頭腦認知上的遊戲，也是一場靈界的爭奪戰。

(二) 民間宗教

傳統基督教神學對其他宗教的研究，大都是從正統宗教的典籍開始。研究伊斯蘭教的人會鑽研古蘭經的教訓，探討佛教的人會研讀佛經。但在實際生活裏，人甚少會以學術研究作為進入一個宗教的起始點。普羅大眾認識宗教的途徑，大都離不開家庭的培育、社群的感染和文化的傳承，在過程當中，民間對正統信仰的演繹其實是一股龐大的塑造力量。

11 薛洛瓊、普珮蒂：《權能的道——上帝如何尋找並改變一個民族》(香港：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1993)。

12 戴理望 (Raymond Davis)：《高山靈火——一個非洲土族集體歸主的當代神蹟》(香港：國際事工差會，1998)。

要認識一個宗教對某個地區的影響，也要從民間的理解入手，而屬靈爭戰就是民間信仰的一個重要課題。在印尼工作多年的勞理察 (Richard Love) 發現，要進入印尼人的信仰思維，不能單從正統的伊斯蘭教教義入手，一定也要明白他們從小接觸到的民間宗教對伊斯蘭教的演繹。¹³ 他用以下圖表比較正統宗教和民間宗教的重點。

正統宗教	民間宗教
以認知真理為中心	以感覺為中心
重律法	重靈交
著眼終極事物	著眼日常生活
尋求生命、根源、 天堂地獄、意義	尋求健康、指引、 成敗、產業
相信真理力量	相信屬靈力量
以經書、聖傳統作權威	以靈界指示、超然能力作權威
體系化	靈感化
祈求神靈	控制神靈

其實民間宗教指導人如何面對日常生活中大大小小的難題，雖然不是從哲學認知的角度去尋找答案，但背後也反映了一套尋真的渴求，是一種世界觀的表達，不能光看它是迷信小學而輕視之。文化人類學學者希伯 (Paul G. Hiebert) 指出，不同的社會和文化存在著不同的世界觀，西方社會的世界觀不一定較原始社會的世界觀更能準確反映靈界的真實。¹⁴

13 Richard Deane II Love, "The Theology of the Kingdom of God: A Model for Contextualized and Holistic Evangelism Among the Sundanes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pirit Realm" (DMin diss.,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1992).

14 Paul G. Hiebert, *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s on Missiological Issues* (Grand

近代西方社會和其他倚仗科技的社會以自然科學解釋世界萬物，在這樣一個世界觀裏，自然世界就相等於物質世界。西方的基督教雖然相信神的存在和掌控，但卻對違反自然定律的神蹟奇事充滿懷疑，反映了信仰與科學的張力。一般西方信徒相信神創造這世界，卻較難明白神為何需要不斷地介入、改變祂所創造的自然定律，亦較難接受邪靈鬼魔世界的存在。在科技社會成長的信徒對鬼魔往往抱敬而遠之的態度，不太願意深入接觸和考究超自然的世界。

傳統非西方社會的世界觀看靈界為自然世界的一部分，所有日常發生的事物背後都可能有鬼魔的力量；就是相信有全能之神的存在，也不會減低討悅和應付邪靈世界的需要。因此，孩子生病了，首要的是燒香解咒，然後才尋求醫藥治療。在傳統的世界觀裏，鬼神二者都要同受敬畏和尊崇，人生的每一個環節都有可能被鬼和被神同時操控。一般民間宗教未必有清楚的教條，但背後的哲理基礎則往往是一個鬼、神、人共處互動的世界觀。

跟據以上的分析，一般民間宗教如何看靈界？在民間信仰的世界觀裏，靈界的能力可以滲透所有自然界的事物。因此，民間宗教相信帶有靈力的物件——例如符咒、神像等有趕鬼醫病，消災解難的功效。除物件外，也有具備靈力的人物，例如巫師、祭司等，他們可以表彰超自然的力量，降福降禍。此外還有蘊含靈力的儀式，例如降靈、趕鬼等，人只要跟足步驟執行，就可收到預期的果效。不僅如此，甚至連說話亦可含有靈力：有韻律的梵唱可以引人入定，咒語可以置人於死地，祝福的說話可以帶來平安福樂。

在聖經的世界觀裏，我們有自然世界、人類社會和靈界。靈界當中有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有供上主差遣的天

使，也有撒但及敵擋神的邪靈。聖經的世界觀跟近代西方的世界觀最不相似的地方，就是強調鬼魔靈界的真實，並不諱言撒但對世界對人類的影響。與傳統非西方的世界觀相比，聖經明言所有自然世界——包括物質世界和邪靈世界，都在上主的管治之下，是被造之物與造物主的關係，等次鮮明，善惡清晰。現今的混亂只是暫時的現象，到最後撒但和屬牠的邪靈都要滅亡，上主要作王掌權，直到永遠。

基督教相信靈界的真實。在某程度上，民間宗教的世界觀也影響了一些基督教派別趕鬼治病的職事，當中最明顯可能就是天主教會驅逐邪靈的儀式。天主教會流傳著許多驅魔的傳統，神父是有靈力的人物，聖水、十架、唸珠等就是有靈力的物件，驅魔過程亦有特定的儀式、用語、頌唱和禱文等等，合起來就成為一連串有靈力的程式。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這些只是迷信的傳統，因為它們可能代表了某種文化對真理的演繹。

(三) 民間宗教對宣教學的影響

民間宗教的世界觀對宣教策略也有一定影響。有學者把近年來一些流行的宣教學理論稱之為「宣教學的混合主義」，就是把精靈世界的範式套用在宣教策略上的論述。¹⁵ 強調屬靈爭戰的宣教策略大概也會支持以下的理論：(一) 信主的人要遠離撒但之物，包括廟宇、神像、傳統的敬拜等，因為撒但可以透過這類地方或物品傷害信徒。中國傳統中的龍也是撒但的象徵，因此信徒也要遠離龍的圖像或裝飾。在趕鬼治病的時候，所有與傳統宗教敬拜有關的物件都要拆毀。(二) 人

15 Robert J. Priest, Thomas Campbell, and Bradford A. Mullen, "Missiologial Syncretism: The New Animistic Paradigm," in *Spiritual Power and Missions: Raising the Issues*, ed. Edward Rommen, Evangelical Missiologial Society Series, no. 3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Library, 1995), 9-87.

口所發出的言語帶有靈力，所以咒罵人的說話不能出口，而被咒罵的人需要用禱告和一些儀式去解除詛咒的魔力。(三)邪靈會透過血緣影響膜拜者的後代，所以信主之後需要用禱告去解除邪靈藉著祖先遺傳所帶來的捆綁。(四)邪靈各有疆界，不同地區由不同的地域性邪靈操控。因此，在某個地區開展福音工作時，需要用「屬靈繪圖」找出地域性邪靈的名字和營壘，以禱告展開屬靈的爭戰。¹⁶與以上四點相關的是抵擋撒但的方法；權能佈道、治病趕鬼等都有一定的程序，例如需要在禱告中找出鬼魔的名字和等次，要有牧者的覆蓋和祝福等。

如此看來，以上對靈界的理解，某程度上是肯定了民間宗教對靈力的體會。強調屬靈爭戰的宣教策略與民間宗教的屬靈理解有一個共通的地方，就是兩者都引用許多經驗的反省，是從實戰中尋找得來的智慧，聖經或正統宗教對此都沒有提供足夠的討論基礎。

(四) 新約聖經中屬靈爭戰的講論

要評估以上屬靈爭戰的講論與聖經的教導是否吻合，讓我們先行看看聖經的有關論述。亞諾德 (Clinton E. Arnold) 綜合了新約有關爭戰的教導如下：

在四福音，主耶穌一開始傳道即宣告被擄的得釋放；對於當代的猶太人來說，被擄掠的意思包括被撒但捆綁 (路四 18)。主耶穌靠神的靈趕鬼，是信徒趕鬼的典範 (太十二 28)。在趕鬼入豬群的事件中，耶穌趕逐污鬼，結果令眾人央求祂離開，因此神蹟異能不一定會受人歡迎 (可五 1~17)。主

16 彼得·魏格納：《爭戰的禱告 (一)：地區性的黑暗權勢》(台北：橄欖基金會，1995)，頁 52-61；彼得·魏格納：《爭戰的禱告 (二)：擊垮黑暗掌權者的有效方法》(台北：橄欖基金會，1995)，頁 143-62。

耶穌在訓練和差派門徒時，給予門徒趕鬼治病的權柄，這權柄延續至早期教會（太十 1；路十 19）。福音書中的污鬼有族群，有等次，且非常積極地攻取地域（路十一 21~26）。即使在門徒跟隨主耶穌的時候，撒但仍可以擺佈他們，例如叫彼得有錯誤的思想和期望（太十六 22~23）。主耶穌在世時，撒但最得意的時刻，可能就是進入了猶大的心，誘使他決意賣主（路廿二 3）。由此看來，門徒也有機會受撒但操控；邪靈的世界在福音書裏是真實存在的。¹⁷

由四福音的敘述轉到保羅的書信，使徒保羅用「帶上光明的兵器」、「仁義的兵器」等爭戰的比喻形容信徒的生活（羅十三 12；林後六 7），又強調信徒不能憑血氣來爭戰（林後十 3~6）。以弗所書告訴我們，基督升上高天的時候已擄掠了仇敵，在地上的信徒要用神所賜的全副屬靈軍裝抵擋魔鬼的詭計，這些軍裝包括了真理、公義、平安的福音、信德、救恩、神的道和禱告（弗四 8，六 10~17）。腓立比的教會面對當前的爭戰，走著使徒保羅不斷地走的路，重複使徒的經歷；以巴弗提也與保羅一同當兵（腓一 30，二 25）。面對歌羅西教會，保羅提醒他們要像他那樣竭力奮鬥，倚仗十架誇勝（西一 29，二 1、15）。早期教會有信徒離棄真道，聽從了引誘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因此提摩太需要竭力奮鬥，為真道打美好的仗（提前四 1、10，六 12）。在寫給提摩太的第二封信裏，保羅勸勉這位愛徒要像他那樣作基督的精兵，打美好的仗（提後二 3~4，四 7）。保羅在腓利門書又重申他當兵的身分，指出不單他自己在打仗，他的支持者和同工也一起在軍隊中當兵（門 2）。總括以上的經訓，就是不算舊約在內，

17 Clinton E. Arnold, *3 Crucial Questions about Spiritual Warfare* (Grand Rapids: Baker Books, 1997), 19–26. 中文版參亞諾德：《向魔鬼宣戰？——有關屬靈爭戰的三大難題》（台北：校園，2003），頁 17–24。

亦足見屬靈爭戰這一範式不是甚麼現代的潮流神學，而是最少可以溯源至二千年前的思想模式。¹⁸

新約的其他書卷也同樣引用戰爭來形容信徒在世的生活。希伯來書指出當時信徒與罪惡爭戰尚未至激烈程度（來十二4）。雅各書告訴我們，順服神就要抵擋魔鬼（雅四7）。使徒彼得教導我們要禁戒肉體的私慾，謹記私慾是與靈魂爭戰的，並且我們要時刻警醒，因為仇敵魔鬼像咆哮的獅子遍地遊行，隨時伺機吞噬我們（彼前二11，五8）。使徒約翰形容全世界都卧在那惡者手下（約壹五19），我們要遠離罪惡。猶大書的作者叮囑我們竭力保衛真道，防範假道理入侵（猶3）。最後，啟示錄繪聲繪影地描述天使米迦勒和他的使者與龍爭戰，獸和騎白馬的爭戰，撒但又聚集列國和聖徒爭戰（啟十二7，十九19，二十8）。¹⁹

在整本新約聖經裏，屬靈爭戰這一課題重複出現，是主耶穌和使徒的教訓，也是早期教會的傳統。那麼究竟今天教會的爭議何在？

（五）目前屬靈爭戰理論中的爭議性課題

在現今福音派教會中，大多數人不會否認撒但和邪靈的真實性，但在現實生活裏邪靈如何工作，我們如何抵擋撒但等一連串問題，卻引起許多爭議和混亂。在這個課題上，大概可以把教會劃分為靈恩派及非靈恩派，前者倡導多種屬靈爭戰的策略，後者對此等策略則抱持高度的懷疑。上文提到民間宗教影響了近代的宣教策略，以下是一些較具代表性的爭議。

18 同上。

19 同上。

1. 基督徒可以「被鬼附」嗎？

相信基督徒可以被鬼附的一方認為污鬼被逐之後，可以重返人身，製造更大的傷害（太十二 43~45）。在信主之前與邪靈有交往的信徒也有可能繼續被鬼騷擾，因此在領人歸主的過程中必須協助事主棄絕邪靈，為他/她作釋放的禱告。釋放禱告是一種宣告式的祈禱，在靈界面前宣告人與邪靈斷絕關係，宣告神勝利，是屬靈爭戰的必備工具。如果懷疑有人受邪靈轄制，即使當事人是已經悔改歸主，受洗加入教會的基督徒，也需要接受趕鬼的歷程。

反對基督徒可以被鬼附的一方則高舉基督寶血的能力，認為悔改歸主之後就不再會遭受邪靈入侵和盤踞，聖靈的能力遠超過靈界的其他勢力。基督徒仍有可能被撒但誘惑，卻不會落到被鬼附的地步。聖經沒有記載早期教會一律為初信主者趕鬼，也沒有教導教會要為信徒趕鬼。如果在昔日這麼一個充塞著邪靈的世界內，聖經都沒有明顯的相關教導的話，今天的教會也不應以此作為信徒屬靈生命必須有的入門手續。

其實問題的爭議可能是在乎「被鬼附」的定義上。贊成和反對雙方都不會否定信徒是撒但攻擊的對象，只是未能在攻擊的方式和處理的方法上有共識。亞諾德在他的書裏花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討論基督徒會否被鬼附，是很好的參考。²⁰

2. 是否必須以釋放禱告來棄絕祖先所敬拜的邪靈和所犯的罪？

提倡要為祖先認罪禱告的一方以尼希米和但以理為例，指出他們雖然沒有犯祖先所犯的罪，但仍承認自己與祖先和

20 Arnold, *3 Crucial Questions*, 73-141.

國民都是罪人，需要求神赦免(尼一 6；但九 3~19)。²¹ 另一方面，舊約屢次強調耶和華追討人的罪，可以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出二十 5)。況且，在精靈崇拜背景下成長的人，很可能在小時候曾經被父母獻給邪靈來求福求保佑。²² 再者，現代心理學也認同家庭對人有深層次的影響，因此在心靈醫治的過程裏也會為當事人的家庭創傷禱告。²³ 信徒需要透過釋放禱告來棄絕祖先所敬拜的邪靈和所犯的罪，才可以解除撒但的捆綁，過成聖的生活。

反對以上道理的人則認為耶穌基督的寶血已經足夠洗淨我們一切的罪，基督的救贖能力遠超過撒但的勢力。在新約聖經沒有清楚指引的情況下，不應在個人悔改認罪之上加上其他要求，這種方式的禱告徒增我們對邪靈的恐懼。事實上我們亦永遠無法追查所有遠祖的鬼魔崇拜，如果一定要徹底追溯查證的話，只會註定失敗。

3. 在宣教過程中，教會需要與地域性的邪靈爭戰嗎？

這個觀念認為全世界都卧在那惡者手下(約壹五 19)，而每個地區都由不同的邪靈管轄，對當地的教會而言，屬靈爭戰就是不單要抵擋撒但，還要敵擋他們所處之地的地域性邪靈(曾被不同作者引用作為理據的舊約經文包括：申卅二 8、17；王上十四 23；王下一 2；詩八十二，九十六 5，一〇六 7~38；但十 13、20~21。新約經文包括：林前二 6、8；弗六 12；啟二 13，十二 7~9，十七 8，十八 2)。

21 John H. Orme, "Identificational Repentance and Strategic Spiritual Warfare: A Hermeneutical Case Study," in *The Holy Spirit and Mission Dynamics*, 155-56.

22 Priest, Campbell, and Mullen, "Missiological Syncretism," 18.

23 尼爾·安德生：《擊開捆鎖》(出版城市不詳：中國基督教兩會，2009)，頁 259-62。

與地域性邪靈爭戰的方法包括：（一）「行區禱告」或「走禱」，意思是在一個指定的地區內一邊步行一邊禱告，求神賜福那地，捆綁撒但，求神的名在該地被高舉等。有人甚至提倡一種宣教模式，就是組織一支禱告隊伍，在某一地區（通常是城市）作走禱，又或圍繞該區走禱七次，禱告完後也就等於完成了一次短期宣教之旅。此外，許多時候走禱的人也會用「宣告式禱告」作為武器，就是大聲宣告上帝得勝，撒但敗亡，高舉耶穌是主。一些大型的「耶穌巡行」也帶有這種宣告意味。²⁴（二）「屬靈繪圖」是透過觀察和禱告，感受到邪靈在某個地區內的「營壘」，亦即邪靈的能力特別厲害的地方，這些地方往往是一些異教的場所，如廟宇、祭壇等。屬靈繪圖可以讓信徒集中注意力去攻下撒但的營壘，讓神的靈自由地在該地運行。²⁵（三）尋找名字及權屬系列。聖經告訴我們，邪靈在主耶穌和使徒保羅面前都無所遁形（可一 21~28；徒十六 16~18）。耶穌在趕鬼之先，也曾質問邪靈的名字（可五 9）。在祂的比喻裏，污鬼有族群，有強弱，有等次（路十一 21~26）。邪靈有名字和有權屬系列這類似的現象，在早期教會的歷史中也有記述。²⁶因此，在走禱和作屬靈繪圖時，一些人提倡要憑聖靈的感動去找出邪靈的名字和邪靈中間的權屬架構，並且提名作爭戰的禱告，求神擊打某一邪靈及其首領，以達到理想的果效。（四）合一禱告也是重要的屬靈爭戰方法。不同宗派的教會聚在一起，為內部的紛爭悔罪，也為地區認罪，一起敬拜讚美，這也是擊退撒但的基本方法，可以引導全城歸主。²⁷

24 Stephen C. Hawthorne and Graham Kendrick, *Prayer-Walking: Praying On-site with Insight* (Orlando, FL: Creation House, 1993).

25 魏格納：《爭戰的禱告（二）》，頁 155–62。

26 Dauntton-Fear, *Healing in the Early Church*, 162–63.

27 艾德·史福索：《不願一人沈淪——當代城市宣教策略》（台北：以琳，

反對有「地域性邪靈」的一方認為以上的論述將聖經的真理和精靈崇拜的理論混合起來，把一些經驗或揣測得來的結論套在基督教的道理之上，沒有清楚的聖經理據。²⁸

4. 每一個壞習慣、每一樣身體的毛病，背後都有邪靈嗎？趕鬼有方程式嗎？

有教導認為生命中每一個範疇都是屬靈的戰場，撒但對人的操控無孔不入。每一件罪行背後都有邪靈在運作，是「撒但的營壘」，所以我們需要抵擋撒但，擊破邪靈在我們心中透過驕傲、恐懼、貪念、嫉妒等所建立的據點。²⁹此外，每一樣疾病都可能和邪靈有關，生病時可以驅趕咳嗽的邪靈、傷風感冒的邪靈、頭痛的邪靈等。

至於趕逐邪靈的方法，靈恩教會累積了一大堆傳統，除了主耶穌所教導的禁食禱告之外，還有其他訣竅。例如：趕鬼的人要大聲宣告基督之名，宣稱自己執掌基督所賜的權柄；趕鬼的隊伍要有牧者的覆蓋和支持；誦讀某幾段經文較其他經文更為有效；跟戰勝區域邪靈一樣，找到邪靈的名字及權屬系列有助於驅趕牠們；邪靈離開人體時，被附者有嘔吐的徵狀等等。

沒有信徒會反對為自己和別人的聖潔和健康禱告，也不會否認教會有趕鬼的傳統，只是不同的派別對表面徵狀背後的原因可能有不同的解釋，實踐起來處理的方法也可能會有差異。

1995)，頁 233-35。

28 A. Scott Moreau, "Gaining Perspective on Territorial Spirits," in *Deliver Us from Evil: An Uneasy Frontier in Christian Mission*, 259-75.

29 Francis Frangipane, *The Three Battlegrounds* (Cedar Rapids, IA: Arrow, 1989), 11-54.

5. 聖靈充滿有甚麼表現方式？

使徒行傳形容聖靈充滿帶給人口才、智慧、膽量、為主犧牲的能力等。在此之上，屬靈爭戰論者還提出許多不同的聖靈充滿的現象，包括合一的心、對敬拜的熱愛、說方言的能力、醫治的權能、異象經歷等。較具爭議的是一些聖經沒有先例的表現，包括灑金（身體上有金粉閃爍）、擊倒（身體不由自主地倒下來）、靈笑（不能制止的大笑）、吠叫（發出好像動物叫吠的聲音）等等。韋約翰（John White）認為在教會復興的歷史上，有不少會眾在敬拜時失控的類似記載。當聖靈臨在於會場時，往往有許多奇特的現象發生，聖經不一定全都有記載。對於一些不熟悉的場景，我們容易扣以邪靈的帽子，又或將之解釋為自然的心理反應，但本身是精神科醫生的韋約翰認為，這些行為背後很可能有靈的能力，至於屬聖屬邪，則要按當時的場景和後來的結果來分析，不能胡亂猜測，妄下判語。³⁰

（六）不同的神學立場

面對以上有關屬靈爭戰的爭論，近年來信義宗世界協會鼓勵其屬下教會持開放的態度，討論靈界、祖先、治病等議題。在 2004 至 2006 年間，協會在非洲、亞洲、歐洲和拉丁美洲舉辦了四個區域研討會，最後在德國柏林的全球諮詢會議上作了如下結論：在天主教的教義中，靈界是實在的，當中包括聖靈、聖人的靈和邪靈，所有的靈都可以正面或負面地影響信徒的生命，神職人員有驅逐邪靈的責任。對五旬宗來說，靈界也是實在的，影響著信徒的生命，亦是教會需要正視的重要範疇。福音的宣講要有神蹟異能予以引證，信徒

30 John White, *When the Spirit Comes with Power: Signs and Wonders among God's People*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88).

的生命要經過許多屬靈爭戰才能夠成長，同樣地，教會也要在靈界的鬥爭中取得勝利才可以增長。最後，改革宗的傳統高舉上帝能力的超越，信徒無須懼怕邪靈的侵擾，因為就如使徒保羅的教導所言：「神若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呢？」（羅八 31）信徒既然有神的同在，就無須尋求超越聖經的啟示去認識靈界，也不用主動地與靈界對壘。不過，今天因著牧養的需要，改革宗也同意應該正視信徒對靈界的感受，在牧養過程中求神把信徒由鬼魔的操控中拯救出來。³¹ 傳統福音派教會受改革宗神學影響，較不重視屬靈爭戰的理論，只是在日常生活中仍然需要面對邪靈勢力所帶給人的恐懼和控制。

（七）教會中治病趕鬼的職事

就是放下屬靈爭戰、地域邪靈勢力等大圖畫不談，福音派教會也不能不面對趕鬼治病的職事，因為這是直接從耶穌基督和使徒傳承下來的傳統。達騰飛從 1 至 5 世紀的教會歷史研究中，得出如下一些實踐結論：³²

（一）主耶穌以趕鬼來證明神國的降臨（太十二 28；路十一 20），今天教會的醫治事工也可以彰顯神國的大能。

（二）主耶穌沒有高調展示祂醫治的能力。在馬可福音的記載中，祂往往會隱藏自己，這跟今天的大型治病活動有相異之處。

（三）教會可以恆切禱告，為教會整個群體向神求各種恩賜，包括治病的恩賜在內。

（四）早期教會有按手治病的傳統，今天教會也可以此作

31 Ingo Wulfhorst, *Spirits, Ancestors, and Healing: A Global Challenge to the Church* (Geneva: 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 2006).

32 Dauntton-Fear, *Healing in the Early Church*, 165–66.

為常規服侍，由牧者和領袖執行。歷史上有以浸禮作為醫治的一個途徑，我們也可以參考。

(五) 教會應讓信徒知道邪靈的真實性，目的不是要令信徒恐慌，而是要讓信徒有能力去保護自己和別人。

(六) 如早期教會一般，趕鬼的人需要恆切禱告、禁食，具備充足的信心，有耐力持久作戰。這一切素質與教育程度無關。

(七) 謹記不能借用巫術和異教的能力來趕鬼治病。這個問題在發展中國家較為嚴重。

(八) 醫學知識和技術應受尊重，因為它們都是神賜給人類的智慧，禱告與尋求科學性的醫療兩者並沒有衝突。與此同時，不要忘記悔罪的必要。

(九) 神選擇不醫治保羅肉體上的一根刺（林後十二7~9），也同樣可以不答應我們求醫治的禱告，好讓我們學懂如何求神在我們的軟弱中彰顯祂的榮耀。再者，我們也需要接受人類生老病死的進程，不應強求醫治。死亡可被視為最終的醫治。

(八) 總論：屬靈爭戰的宣教範式

在公然膜拜撒但的地方，邪靈的表彰可能會更明顯。在福音未普及的宣教工場，可能會有較多靈界爭戰的事件，也會有較多的異能神蹟彰顯，這解釋了為何看重權能佈道的五旬宗在宣教工場上的發展最為迅速。前線的實戰體會能夠挑戰我們固有的認知和傳統，屬靈爭戰這一課題在宣教學中引發的震盪就是好例子。透過前線經驗的神學反省，我們可作出如下結論：

(一) 撒但的存在是真實的。主耶穌教導我們要禱告祈求天父救我們脫離那惡者（太六13）。使徒彼得也勸戒信徒要謹守警醒，防備和抵擋咆哮的仇敵魔鬼（彼前五8~9）。

(二) 同樣地，屬靈的爭戰是真實的。主耶穌已藉著祂的死贏取了這場戰爭，然而撒但仍在世上迷惑世人和信徒，因此信主的人在靈命操練的功夫上不容鬆懈，總要提高屬靈爭戰的意識。

(三) 我們不否認有「地域性邪靈」的可能，因為聖經中的「魔君」(但十 13、20~21) 和「空中掌權者」(弗二 2) 有可能被理解為掌控某一地域的靈。但是，除了醫治被鬼附的人之外，聖經沒有教導我們要參與這種靈界的爭戰，也沒有囑咐我們直接向撒但宣戰，更沒有指引爭戰的細則。今天流行的「屬靈繪圖」、「走區祈禱」等方法並沒有聖經直接的教導。³³

(四) 抵擋撒但的主要工具是真理。就是主耶穌在曠野受試探的時候，也拒絕用神蹟來跟撒但交鋒。保羅囑咐以弗所教會與撒但爭戰時，要以真理作為武器，再加上公義、福音、信德及靠著聖靈的禱告(弗六 11~20)。

(五) 全人的醫治要包括靈界的釋放。對於以往信鬼神、拜偶像的信徒，牧者尤其需要注意他們的信仰歷史有否妨礙他們的靈命進程，也要留意信徒原生家庭的靈界接觸；但是這不等如需要追查信徒遠祖的歷史，否則不但徒勞無功，更徒增信徒對鬼神的畏懼，把民間信仰的意識混入福音之內。對於被邪靈控制的人，我們的態度應該是憐恤而非害怕，我們相信福音的大能可以釋放被撒但捆綁的人。趕鬼治病是教會傳統的職事，面對著病人和被鬼附的人，教會理當運用各方面的資源(禱告、醫療、關顧、趕鬼等)使人得釋放。

(六) 撒但對人的控制不單是「超自然」的，牠還會扮作光明的天使(林後十一 14)，所以我們需要有辨識的智慧。撒但的工作方式及範圍相當多元化，邪靈的彰顯和威嚇只是其

33 Arnold, *3 Crucial Questions*, 197-98.

中一種方式。在日常生活中，撒但往往引誘人犯罪，甚至假冒良善來亂人視聽。在重視科技的社會，撒但會引誘人去相信科技而離棄神。在拜金的社會，撒但會利用物質來轄制人心。另外，撒但不單攻擊個別信徒，也會攻擊整個社群，又或透過一些欺壓的制度來奴役人，因此社會制度的改革也可視之為屬靈爭戰的範疇之一。³⁴ 城市是撒但權勢的居所，是集體罪惡的溫床。³⁵

(七) 我們要相信聖靈的能力遠超過撒但的能力，撒但亦要在上帝的規範底下行事。約伯的故事告訴我們，撒但雖然可以加害義人，但上帝一直監察著整個過程，祂一直是掌權者。我們要懼怕的應該是神而非撒但。

(八) 聖靈能力的彰顯不一定是「超自然」的。聖靈的果子有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加五 22~23)，都是靠著聖靈培育的內在品格質素。我們不要混淆聖靈的恩賜與聖靈的果子。恩賜可以即時帶給人醫治和釋放，但果子是需要歲月來培育的。成長需要時間、人的努力和神的恩典，孩童耶穌基督也沒有免去漫長的成長過程(路二 40~52)，我們在此沒有捷徑。

(九) 人的罪惡不能完全歸咎於撒但的工作。個人的邪情私慾是我們的敵人，我們需要對自己的罪負上責任，不能把責任轉嫁給魔鬼撒但(羅一 24~27)。再者，我們生活在一個罪惡充斥的社會中，與世俗為友的人自然亦與神為敵，世界都要服在神的審判之下。

(十) 有聖靈同在，不一定就會無災無難，完全勝利。撒但會透過敗壞了的世界秩序來攻擊人類，特別是屬神的人。

34 Knud Jorgensen, "Spiritual Conflict in Socio-political Context," in *Deliver Us from Evil: An Uneasy Frontier in Christian Mission*, 213–30.

35 林西肯(Robert C. Linthicum):《上帝之城，撒但之城——城市教會的聖經神學》(香港：世界宣明會，1996)，頁 59–79。

神不一定會替我們消災解難，但祂應許與我們同在，給我們能力度過困厄。耶穌基督是神喜悅的愛子，接受了聖靈的洗禮，但祂和門徒都是嚐盡苦難艱辛的一群。當使徒彼得吩咐信徒跟隨主的腳蹤行時，意思是叫我們以基督的受苦作為生活的榜樣（彼前二 21~24）。神可以按祂的旨意為我們除去苦難，但我們也可以靠神的大能去面對苦難，不能將人生的失敗一概視為失去聖靈能力的證據。

（十一）如果把以上一點再深入演繹的話，聖經的權能觀念實在比一般屬靈爭戰的理解更為複雜。使徒約翰看見天上的情景，發現猶大的獅、大衛的根竟然是以受傷的羔羊形象出現（啟五 5~6）。在整卷啟示錄裏，羔羊是權能的記號，也象徵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就是一個受苦的權能觀。十字架是耶穌基督得勝的標記，苦難是得權能的必經之路，而權柄也永遠披戴著苦難的記號。在基督教的信仰中，屬靈爭戰最重要的時刻就是十字架的一刻。

（十二）最後，我們要在輕看撒但和過於重視撒但兩者當中找到平衡。非靈恩派的教會可能太輕看撒但的能力，萬事皆從自然科學的理解著眼，看不到邪靈的力量，活在假安全和無知當中，不能解決一些人被邪靈控制和騷擾的問題。靈恩派教會又可能過分高舉撒但的能力，認為牠可以操控人生每一個範疇，結果製造出許多不必要的恐慌，奪去許多信徒心中的平安。所以，我們一方面要正視撒但的工作，另一方面又要相信神的能力遠超乎撒但的能力，才不會把神和撒但的位置錯誤對掉，阻礙我們的靈命成長和教會的增長。

（九）後語：靈修傳統的比較

在歷代的教會傳統中，信徒透過不同途徑追求人神的相遇。傅士德（Richard J. Foster）綜合教會不同宗派的靈操傳統，創立一個靈命操練更新的運動，鼓勵信徒嘗試用不同的

方式去親近神。³⁶ 這些傳統大概可以分為六大門派，各派要點如下：（一）靜修派透過禱告、默想、靜思等方法與神契合，是天主教一個重要的靈操傳統。（二）敬虔派實踐個人敬虔生活，注重悔罪離罪，分別為聖。約翰衛斯理所倡導的教會復興，以及中國小群教會傳統，都可歸類為這一派別。（三）靈恩派追求聖靈所賜的能力和超然的經歷，強調屬靈的爭戰和靠聖靈而得的勝利，是五旬宗的標誌。（四）公義派尋求社會公義，為弱勢社群發聲，扶貧濟世，近年建立的「彌迦網絡」就是一個例子。（五）福音派高舉聖經為信仰的最高權威和核心典範，亦著重教會在福音使命上的實踐，洛桑運動就是這個傳統的結晶。（六）聖禮派以聖俗合一的生命為祭，主張生活中的每一個環節都可以禮儀化，成為對神的祭禮。

透過認識不同派別的重點，我們看到親近神可以有不同的切入點和多種進路，派別之間大可互補長短。如果從這個角度看靈恩運動，強調屬靈爭戰的傳統在眾多傳統中其實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高舉聖靈的能力，重視神所給予人的靈，以之作為人神相遇的主要途徑，對靈界敏銳等等，都可以成為塑造靈命的方法。其實不同的宗教也有類似靈恩的傳統和經歷（如伊斯蘭教中的蘇非派），反映某些共通的屬靈體驗有其真確性。一般來說，在有限的時空中，一個信仰群體很難同時擁抱不同的靈修進路，但如果能夠明白各傳統的強弱長短，並開放地作多元的體驗，對個人及群體的成長當有一定裨益。

36 這個跨宗派運動名為“Renovare”，總部設於美國，舉辦過許多國際性會議，鼓勵信徒對不同的傳統保持開放和願意學習的態度。參 James Bryan Smith, with Lynda L. Graybeal, *A Spiritual Formation Workbook: Small Group Resources for Nurturing Christian Growth* (San Francisco: HarperSanFrancisco, 1999)。